

# 論漢儒對宋伯姬的評論\*

楊兆貴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 引言

漢儒重視經術，以經治國。自漢武帝開始，儒術即與吏事相援，朝臣大都喜援經義以折衷是非。<sup>1</sup>昭宣以下，儒術所以見尊，亦自吏事。<sup>2</sup>其中，漢儒常常引用《春秋》作為治國斷獄的重要依據。<sup>3</sup>漢儒認為《春秋》是聖人孔子所著，司馬遷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sup>4</sup>可代表漢儒對《春秋》的看法。漢儒除了以《春秋》的相關記載為原則治國和斷獄外，亦受時代思潮的影響。西漢時陰陽說盛行，認為天有災異，即告人事不爽。宣元以來，君臣信之尤篤。<sup>5</sup>儒家喜歡以此說闡釋和評論人事。易言之，西漢儒家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會結合《春秋》經文和陰陽災異說加以評論。他們對宋伯姬的評論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本文之所以以宋伯姬作為研究的對象，是因為《春秋》記載了伯姬之死，後世儒家推崇以及闡釋《春秋》時，一則對她深致敬意，一則闡釋她的死因。時代不同，思潮亦隨之有異，後儒對伯姬死因的闡釋亦因時而異，這是值得探討的現象。宋伯姬

---

\* 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筆者獲益匪淺。重閱典籍，溫故知新，啟悟良多，謹致謝悃。

<sup>1</sup>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漢時以經義斷事〉，頁43。

<sup>2</sup> 錢穆：《秦漢史》，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208。

<sup>3</sup> 皮錫瑞謂武宣之時，經學昌盛，「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見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90。

<sup>4</sup>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1337。

<sup>5</sup>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頁38-42、47-48；錢穆：《秦漢史》，頁236-42。

是魯成公的妹妹、宋共公的夫人。魯成公六年(前585)秋天,仲孫蔑、叔孫僑攻打宋國,魯宋兩國反目。成公八年(前583)春,宋公派華元來聘伯姬。是年夏天,宋公派公孫壽來納幣。翌年二月,伯姬歸於宋。<sup>6</sup>夏天,季孫行父如宋致女。<sup>7</sup>婚後,夫妻時有齟齬。更為不幸的是,結婚七年而共公薨,伯姬遂成了寡婦。她寡居三十四年,魯襄公三十年(前543),宋都發生火災。年約六十的伯姬不聽勸告,堅持姆母不來就不在夜晚離開的禮則,寧願被燒死。《春秋》記載此事。此後,儒家對伯姬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她被燒死這件事上。伯姬因守禮而死,一直被視為恪守貞義而廣受稱讚。先是《公羊傳》、《穀梁傳》大加稱讚,其後漢儒陸賈、董仲舒、翼奉、劉向等繼承這一看法。漢儒大都有尊陽卑陰的觀念,他們稱讚一位被《春秋》記載的婦女,和他們評論當時婦女的標準是否不同、甚至有衝突,即他們對女性的評論有雙重標準,這本身也是值得探討的歷史現象。另外,漢儒喜歡以陰陽災異說來闡釋伯姬的死因。漢儒稱讚伯姬及解釋其死因,這一現象既涉及漢代一些思想觀念,又與經學有密切的關係。本文擬透過對這一思想文化現象的分析,以見這兩者相互關係之一斑。

有關漢儒評析伯姬之死,學者迄今沒有專文論述,只有在研究春秋婦女、《左傳》、漢代婦女、婚姻、貞節、《列女傳》時才會涉及。茲簡論如下。

林存秀有兩篇論文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分析伯姬。其一〈沉默在歷史背後的聒噪——《列女傳》的社會性別研究〉,從社會性別角度對《列女傳》中的伯姬形象進行

<sup>6</sup> 關於《春秋》記「伯姬歸于宋」,范寧解說:「逆者非卿,故不書。」果如是,宋共公當時不僅沒有親迎伯姬,且違反娶必親迎的禮節。按:今文家《白虎通·嫁娶》「親迎」條認為自天子至下士,「必親迎」。古文家則認為天子至尊,不應親迎。易言之,無論今古文學家都認為娶妻應親迎,除了天子應否親迎是爭論的焦點外。黃以周認為天子迎親先派「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迎,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而入。」見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92;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59;黃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54。

<sup>7</sup> 有關「致女」的涵義,學者看法不一。第一種是《穀梁傳》把「致」說成向出嫁之女傳達父母的教誡;第二種是服虔解「致女」為「成昏」;第三種是杜預說的「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所謂『存謙敬,序殷勤』。在魯而出則曰致女」。見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5-26;丁晏:《左傳杜解集正八卷》,《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4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99。劉向認為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而宋共公娶她也只出於政治需要而非自願真心,因此他不親迎。伯姬認為宋公不按婚禮辦事,遂拒絕與其成禮,兩人故有齟齬。共公為了解決問題,請教於成公,成公派季文子至宋教導伯姬。見鄭曉霞、林佳鬱(編):《列女傳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4冊,頁517。此行雖有助於緩和兩人夫妻的感情,但他們的婚姻生活不見得因此而幸福。此雖史無明文,但箇中委曲,似不言而喻。

# Boji of the State of Song: How Was Her Death Viewed by Han Scholars?

(Abstract)

Yeung Siu Kwai

First record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oji of the state of Song was known for her adherence to ritual propriety—when her house caught fire, she preferred immolation to leaving her quarters without an escort. As Han scholars formulated their political discourse primarily on the bas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t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study the ways in which they perceived her demise. Their remarks pertained not only to the notions of a woman's virtue, but were also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non. Their discussions were indicative of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the *Gongyang zhuan* and the *Guliang zhuan*, and also the philosophy of the yin–yang school, particularly that of Dong Zhongshu.

**關鍵詞：**漢儒 宋伯姬 《春秋》三傳 陰陽災異觀

**Keywords:** Han Confucians, Boji of the state of Song, Three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ory of yin–yang and calamity